

八史之六

華亭陳維翰
新安吳惟履

卷之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逸民史卷之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晉上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
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
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
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時時遊人間

送民身 卷六
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
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
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
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
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
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
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
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
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
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
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
於市得殘碎繒絮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
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
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

逸民史 卷六
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荅之以
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
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
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
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爲棲棲
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
于靈緼袍不能令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
流靜如川之停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
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

欲死眄被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
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吾觀之乃明其
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顰顙而
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園
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
有壹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
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
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
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

逸民史 卷六
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未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每採相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蟣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紀綱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也統悖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與屈生同汗共泥

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鍾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援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

送民史 卷六 四
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蟪蝼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怵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

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卧不復言衆親踈踏卽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恠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統乃操舵

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鯀鯨躍後作鮪鯨引飛鷁
首掇獸尾奮長楫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
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
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
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荅充又曰昔堯亦歌舜
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
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荅曰先
公惟寓會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塋恩
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

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隨江
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
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
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
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
于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
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晝冥集風
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
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

逸民史 卷六 九
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
流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
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薄覲其
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
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
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桂襦炫金翠繞
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
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
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
後得犢于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
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
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
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
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
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羗戎
奉之若君冲亦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

逸民史 卷六 七
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於壽終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

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尙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

逸民史 卷六
于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
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
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
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
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
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
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
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
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

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
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
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
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
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
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
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
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
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

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脩短分定懸
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
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
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
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
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
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
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
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

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
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
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
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
疾篤猶當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
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嘆曰
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
高箕山尚當容之况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
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

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
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
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
上有寬明之主下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
一也何尤于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
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
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
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
發三材連利名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

先覺于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
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
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
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
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
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藝之府散意
于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旣遭皇禪之朝又投祿
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
以冲邁此直吾生擢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

逸民史 卷六
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焉執高棄通道之
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
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
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
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
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咸秩天
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邈邈丘園不睨華
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
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

貴陰賤壁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
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中靈翼於雲路
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
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
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叅叙彝倫
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
曜忘青紫之班隣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
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
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

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員於規矩未知大
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
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
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
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
相催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
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
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以利
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

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
臏別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
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
馮以彈劔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
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于田榮顏闔耻于見逼
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
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
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
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

逸民史 卷六 十一
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茫茫而無垠際不欲區
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
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
機者以動成好遜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
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
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自名之臣朝有聘賢
之禮野有遜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
老寄跡于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
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于

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
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
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
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
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群賓故能棄
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
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托虛寂以寄身居
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沉損
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

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恠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狗命于齊王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秘于漢皇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

逼不已謚上䟽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疋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網不閑鳥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徧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水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瘡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

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
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嘆息臣聞韶衛不並
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
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糠麩糲
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
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
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
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
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

更旌瓌俊索隱于傳巖收釣于渭濱無令泥滓
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
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
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
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
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爲
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
帛箋箋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

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
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
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卽
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
哉且一禮不備貞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賜
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于
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
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
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

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
曹並不應著論爲送葬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
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
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
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
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
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
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
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

送民史 卷六 十一
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
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
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
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
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
孫璵潘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
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于秦始皇如今魂
必有知則神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
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卽靈之

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
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
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
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
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
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
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
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
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逸民史 卷六
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于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備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院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循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蘧蔭裹尸麻約二頭置

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阼訖舉床就阼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蔭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

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

春秋並重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子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蚕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士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着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旣

遊民史 卷六
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屢迎杜弢屢大行誅
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乃
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范粲

子喬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
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
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
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
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

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
吏立學校觀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
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
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
官郡旣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
左遷樂涇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
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
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
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時望優容之粲又

稱疾闔門不出于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
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
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
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
祚恭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
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至京
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于政
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
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不敢受詔不許

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
于所寢之車長子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
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
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
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
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
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
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
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于劉向喬以爲向

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
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
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
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
于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
復存于今如其信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
父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廷惜遺
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
不計資以叅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

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
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
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
十七人于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
海內幽遐之士喬供養衡門至于白首于是除
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
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
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
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遊民外 卷六 三
何以愧爲其通物善道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頽
嘆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
率道名諱未嘗經于官曹士之貴異于今而見
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嘆
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
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
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

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
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
麗不好交游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
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
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
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
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
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
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

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爲賦者多矣
相如子虛擅名于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
二京文過其義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
抑多精緻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
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于
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
猶胡廣之于官箴蔡雍之于典引也陳留衛瓘
又爲思賦作畧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
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環瑋良

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
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
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尚書郎濟
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
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竒恠珍異僉皆
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
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畧解祗增煩重覽者闕
焉自是之後盛重于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
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

更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咲與
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
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嘆伏以爲不能加
也遂輟筆焉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
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
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

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于衆
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
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
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
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
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
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
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
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

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
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
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
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
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
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
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
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

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耻鄉人管彥少有
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
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
葬于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
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
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人
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
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
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

遊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
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
此歸之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于當歸善道何
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鋒
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盛
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
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

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
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
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
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
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于家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
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
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

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
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
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
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
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
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
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
餘萬言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
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

怒兆曰聽前旣進踞床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
所作兆荅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
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兆
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
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
後當更來也旣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
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耀育臍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

逸民史 卷六
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
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
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
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
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
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
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
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
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
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
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案日月裁徑百里
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
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
之紀如無遽驗甘卽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
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
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

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辨
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
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
不成墨子著書作辨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
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辨
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
不能易其議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
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
辯是有不是可無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

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
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
辯于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自鄧
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復學莫
復傳習于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辨有上下經
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
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
爲刑名二篇畧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
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劉伶

劉伶字伯淪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宇宙爲狹有時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指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

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平生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輒迹居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盒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厲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

逸民史 卷六
三十三
奮髯箕踞枕鞠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
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
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
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
蜾蠃之與螟蛉

逸民史卷之六 終

